

內蒙古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內部发行)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4年·呼和浩特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印行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特別是有關本自治區的史料，並推動徵集和撰寫工作的開展。選刊的稿件大部分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撰寫者是從不同角度來敘述的，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不可能完全正確，因此，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借供研究歷史和地方文獻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主要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歷史時期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宗教、民族、社會生活、歷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實。撰寫可以不拘體裁，不求完整，使用蒙漢文為主，必要時也可以使用其它文字，只要真實具體反映歷史事件的真相的，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讀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對來稿的原意則保留不動。

目 錄

达拉特旗的“独貴龙”运动·····	白玉山 刘映元 (1)
我所知道的奇俊峰·····	奇天祥 (30)
略述三十五軍在新保安被歼始末·····	王雷震 (59)
新保安战役片断·····	李上九 (73)
三十五軍被歼及三〇一团战斗經過·····	罗子敬 (90)
三十五軍被歼和一〇一师投降經過 ·····	王达五口述 宋再生整理 (103)
新保安战役亲历記·····	田士吉 (111)
三十五軍被歼記·····	张鴻恩 (128)
新保安战役的片断回忆·····	林泽生 (153)
回忆新保安战役片断·····	周树鈞 (172)

达拉特旗的“独貴龙”运动

白玉山 刘映元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伊克昭盟副盟长、鄂尔多斯左翼后旗（简称达拉特旗）札薩克固山貝勒逊博尔巴图，不仅沒有因清王朝的复灭而稍自歛抑，反因得到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宠遇而更加跋扈。这个民国的王爷，比他的祖先还要驕奢淫逸和貪婪残酷，越发肆无忌惮地压榨劳动人民。他为了个人的享受，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把大面积的肥沃牧场，千百頃地卖给汉族地主，同时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强迫牧民担负。前清时代，牧民們还能勉强过活下去，而民国以后，在札薩克生杀予夺的淫威統治之下，却更加痛苦不堪了。因此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一四年秋天，达拉特旗爆发了阿尧尔札那梅伦领导的“独貴龙”运动。它搖撼了当时的王公制度，对改善苦难牧民的处境，起了一定作用，在鄂尔多斯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輝的一頁。

阿尧尔札那梅伦领导的“独貴龙”运动，大致是开始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秋天，結束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春天。在此两年半的时间內，达拉特旗“前山地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民，完全脫离开札薩克逊博尔巴图而独立自主。阿尧尔札那梅伦代表开明貴族，反对昏庸王公，曾用武力夺取政权。所以运动含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因为达拉特旗的地理环境和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使得阿尧尔札那梅伦和他的繼承者胡日嘎，都沒有建立起象那森达賴在准格尔旗和章文軒在鄂托克旗那样的統治，結果被逊博尔巴图鎮压、分化而宣告失敗。这次的“独貴龙”运动，过程非常复杂。曾使伊盟的盟长和綏远城的將軍都很感不安。一九六二年我們分別到阿尧尔札那梅伦繼承者胡日嘎的家乡，也就是当时“独貴龙”运动的軍政中心——現在的柴登人民公社，邀請六十五岁以上的老牧民开了座談会，被邀的大都参加过这次“独貴龙”运动，承他們談了事情的詳細經過，还到旃檀召（亦写展旦召）附近进行了个别訪問，作了深入的調查。另外伊盟政協委員烏增德同志，供給我們关于此次“独貴龙”运动的好多資料，达旗政協委員賽吉雅老先生并給我們作了不少补充。这篇史料，就是根据这几方面提供的資料整理出來的。

（一）“独貴龙”运动爆发前的达旗情况

达拉特旗是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境內只东南部有一条蘊藏着煤炭的沙梁，其余都是黃河两岸平坦开闊的牧野。当初

达拉特旗的地图，好象一个葫蘆形状，除了烏拉山底下黃河南岸現在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还包括狼山底下黃河北岸現在的巴彥淖尔盟的东半个后套。因此达拉特旗分为“前山地区”和“后套地区”。由于黃河把一个旗劈成东南和西北两半，駐在包头对岸树林召附近老爷庙的札薩克，很难管轄“后套地区”。那里在雍正年間有一个給清廷立过軍功的貴族叶林泰，要援照烏审旗分出右翼前末旗——札薩克旗的例子，曾一度脫离前山的札薩克，在后套独立，所以达拉特旗相沿下两种行政系統，前山設置着八个参領，后套設置着三个“召官”①。“后套地区”的独立虽然随着叶林泰死后无嗣而取銷，但是前山的札薩克对于“后套地区”仍然鞭长莫及，不好控制。因为后套統治松懈，前清时先后爆发过十八次暴动，所以达拉特旗很早就处于分裂状态，时常发生变乱和紛爭。达拉特旗占有內蒙古西部最丰美的游牧草原，不說“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东半个后套，单說現在的达拉特旗沙梁以北的平滩，不只能得到黃河的灌溉，并有八道“孔兌”（沙河）縱貫其間，土地比后套还要肥沃。达拉特旗既是那样的紛乱，又是如此的富饒，于是在內蒙西部很早就流传着“三公六札薩，頂不住一个乱达拉”的諺語，就是說把烏兰察布盟的烏拉特部（解放前分东公、西公和中公三旗），和伊克昭盟的其它的六个旗合在一起，也不如达拉特旗的經濟条件优越。

經濟条件非常好的达拉特旗，周围的环境却非常不好，

再加上历代王公貴族的压榨和剝削，所以广大牧民长期过着牛馬一般的苦难生活。距离树林召一百华里黃河北岸的土默特旗的厂汗圖圖，很早就設治了薩拉齐厅；在树林召迤北四十里黃河北岸的大青山底下，又兴起了一个商賈輻輳的包头鎮。长城口里的山西商人，一只手拿着清朝政府的“龙票”②，一只手拿着商品和資本，便向达拉特旗发动了开垦和移民。特别是达拉特旗的“王族”分为“南商”与“北商”③两支，因为爭印夺位，彼此經常傾軋，互相不断控訴，把官司由伊盟盟长、神木部郎④、綏远城將軍，一直打到北京的理藩院。所有向各个上級衙門的打点花費，和調解官員來到旗下的敲詐勒索，完全用土地向“包地商人”抵押借款，借以应付开支。所以“后套地区”在乾隆年間就有了汉人的“牛犊”⑤，“前山地区”在道光年間开始出現了山西河曲李姓等“八家地戶”，包租了树林召和元宝湾一带的草滩和梁地的情况。以后不論兵丁的“馬厂地”也好，牧民的“戶口地”也好，喇嘛的“膳召地”也好，邮传的“驛站地”也好，完全由腐化的王公和专橫的仕官，一股脑儿廉價拍卖了。当五原厅在隆兴长設治的时候，达拉特旗已經把“后套地区”典卖光了。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前山地区”也只剩下树林召以西的那一片純游牧草原。阿尧尔札那梅伦领导的“独貴龙”运动，就是从这片草原上爆发起來的。

达拉特旗在阿尧尔札那梅伦发动“独貴龙”运动以前，以树林召为分水岭，截然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树林召以东

完全成了农业社会，王公仕官和大牧主、大喇嘛，都由牧主变成了地主，他们从萨县城里和包头街上，学会了满汉统治剥削阶级的全套压榨手段与生活方式。以阿尧尔札那梅伦反对的逊博尔巴图王爷来说，他比满汉的贪官污吏还要混帐百倍。他当和硕齐^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贪婪，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赔款”时，中饱了成千累万的牛羊；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綏远城将军貽谷放垦时，把好地完全留在自己的名下，每年单是“岁租”一项，就收入一万九千两银子。他袭位以后，有满、汉、蒙三族老婆和姘头，在包头的彭贵人巷、綏远城的轆轤把巷和北京新开路甲十四号，都有王府。他临死前还用三万七千块银洋买过一部美国汽车。抗日战争以前，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的儿媳，还在札萨克旗王府每天亲自挤奶、煮肉伺候翁婆，而逊王的儿子康达多尔济，早已成了一个自己能开汽车，在归綏、包头狂嫖滥赌的浪荡公子了。康达多尔济汉名康济民，习惯上称他为“康王”，当他老子逊王活着的时候，他就在包头因打牌和捧坤伶梁艳楼、张宝玉，有时一天要花七十二个五十两重的大元宝，达拉特旗有四个兵专门给他驮送了两个多月。逊王死后不到半年，把老爷庙王府积存的八大缸烟土约三万多两，值三十万块银洋，被他嫖赌吸料面和打吗啡针，挥霍净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康王和王同春的儿子王英、馬福祥的少爷馬鴻逵，被人们目为同时代的綏远蒙、汉、回三族里边的三大荒唐公子。由于逊王的钱完全是达拉特旗的民脂民膏，

康王花錢從來沒有數過數。達拉特旗的牧民是以原始的方式進行生產的，遜王父子却是以資產階級“敗家子”的新式消費方式揮霍浪費，勞苦群眾怎能夠忍受得了。這還不說，遜博爾巴圖為了封親王、當盟長，曾給袁世凱進貢，並和王同春磕頭拜把子，終於引狼入室，把現在的白泥井公社變成解放以前綏遠省的賊窩⑦。遜博爾巴圖左右的親信，也盡是些出賣民族利益的“蒙奸”，他們都是樹林召以東的人，因此蒙漢語言文字皆通，混入王府以後，把個遜王哄得“閃電婆子丟了魂，不知在雲里霧里”。其中以遜王的“白通达”⑧麟慶最是窮凶極惡。麟慶漢名林德山，是遜王的狗頭軍師，遜王對他言聽計從，這個假孔明便把遜王擺弄成了一個真阿斗。麟慶是牧主向地主官僚轉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除了仿照他的干爸爸王同春在樹林召附近設立“牛棚”（由於他是遜王的“白通达”，被人們稱為“白柜”）而外，還打着達拉特旗的招牌到外邊充當政客，他從綏遠城將軍衙門而綏遠都統署而綏遠省政府，一直是每月領薪一百塊銀洋的參議，並兼綏遠垦務局月薪一百五十元的幫辦。他不僅給達拉特旗王爺賣地，還給烏、伊兩盟其它蒙旗的王爺辦理交涉事項，綏遠的執政者也通過他來籠絡蒙旗的王公，所以麟慶還擔任設立在歸綏的“烏、伊兩盟十三旗聯合會”的會長，成了烏、伊兩盟駐省的總代表。人們恭維他稱之為林會長。這個達拉特旗的林德山，和西公旗的賀杰三、中公旗的伊力登善，在民國初年成了出賣蒙古民族利益的“三座大山”。尤其是麟慶

給达拉特旗的王爷卖地，把牧民由草滩逼上沙梁，保守的牧主和封建貴族，因受排挤欺凌，也成了他的反对派。阿尧尔札那梅伦就是把这些入联合起来反对逊王和麟庆那一帮人，由对抗而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

为了揭露当时老爷庙王府的内幕，不妨举出一个迄今流传在达拉特旗民间而饶有风趣的故事。据说逊王有天早晨起床之后，发现过厅的窗戶上貼着一张传单，围了好多人观看。他叫当差的揭下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林德山当白官伶俐过天，滿达尔当先生赛如青天，朋斯克当总管一手遮天，德力格当‘加克尔齐’^⑨馬面骨朝天，明耀亭住营盘^⑩万恶滔天，道布庆森盖住营盘不認老天，娜莫尔桑进王府好比武則天，阿尔宾桑进王府拍×整天，五十三跑上差沒好活一天，杜二宝推碾围磨一推一天。”这就是达拉特旗有名的《十大天》，系給逊王赶“紅拖呢”^⑪轎車的姓高的汉人車夫所編。逊王看过以后，笑了笑說：“編的很好，說的差不許多。”也沒有責罰那个車夫。《十大天》里边除滿达尔“笔帖式”是个好好先生，五十三是个蒙古奴隶，杜二宝是个汉族长工，其余都是些“头上害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伶俐过天的林德山，已在前边作了介紹。一手遮天的朋斯克，是逊王的私人管家。馬面骨朝天的德力格，則是达拉特旗的管旗章京，因为不論王府和衙門的事完全由朋斯克一手包办，所以德力格每天只好酒醉飯飽以后，仰面朝天睡大觉。万恶滔天的明耀亭，蒙名明盖，系逊王的手枪队长，帶着逊王的恶奴壮仆，

成天在旗下为非作歹，阿尧尔札那梅伦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就是他给挑起的。不认老天的道布庆森盖是逊王的妻弟，倚仗着姐夫的势力，在达拉特旗横行霸道，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好比武则天的娜莫尔桑，是逊王的嫡母，由于跟逊王有姘度关系，也在王府和衙门中弄权，很想仿照武则天那样操纵达拉特旗的政治。至于拍×整天的阿尔宾桑，则是树林召的大喇嘛，他为了阿谀逊王，整天和逊王闲扯，用淫词滥调和猥亵语言给逊王开心解闷，逊王除了和女人睡觉外，一会儿也离不开这个“五章和尚”。《十大天》用一百多个字，把达拉特旗王府描绘了个淋漓尽致，人物有男有女，有僧有俗，主题有表扬有同情，有针砭有讽刺，真是民间文学中的绝妙佳品，给以后阿尧尔札那梅伦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作了唤醒人民斗争的宣传武器。

达拉特旗的王公仕官既然荒淫无耻到如此程度，广大人民必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特别是树林召以西牧区的人民，更是掉进痛苦的深渊。他们除了草原日渐狭小，负担日渐增加，男子还得照例在年满十八岁以后，每年自带锅灶粮食给王府做四个月的无偿苦役。《十大天》里边的五十三是个跑上差的奴隶，挨打受气没好过一天，给王府作苦役的奴隶，越发是忍饥挨冻，求生不能，欲死不得。年轻的妇女也以伺候太太为名，被征调到王府应差，一进了里边真是“侯门深似海”，休想跟父母家人见面，丑陋的干了笨活，美貌的任由王公仕官奸污以后，随便赏给一个奴才，就算完事。

树林召以东的蒙人，对于王府的差徭有一套汉人教給的对付方法，必要的时候可以化装成汉人，逃到薩县、包头躲避。树林召以西的牧民，多半不会汉语，又和汉人不大往来，只好被禁錮在沙蒿、芨芨草中忍受摆布和蹂躏。树林召以西的牧主贵族，也不象东边的人在逊王跟前吃香，全旗五个主要仕官，东边的人就占了四个。阿尧尔札那梅伦为人公正，品学兼优，因为他是西边的人，逊王只給他安排了一个东梅伦，屈居于东协理道尔济色凌、西协理烏勒吉巴达拉胡和管旗章京德力格之下。由此可見，有些牧主贵族和牧民的命运也是大同小异，因此树林召以西的男女老少，对逊博尔巴图都是忍无可忍的了。所以在烏审旗“独貴龙”运动的鼓舞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阶级矛盾和統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糅合在一起，再加上当时国内政治潮流的推波助澜，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秋天，爆发了达拉特旗的“独貴龙”运动。

（二）“独貴龙”运动的爆发和政治要求

阿尧尔札那梅伦是树林召西边恩圪背的一个贵族，他讀过四书五經，脑子里也有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蒙古人里边是个少有的知識分子。逊王的父亲图門巴雅尔活着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达拉特旗的东梅伦，赢得人民的愛戴。因为不和其他仕官同流合污，所以沒有被提升为协理。当逊博尔巴图在宣統年間袭职的时候，他很想輔佐逊王把达拉特旗治

理得好一点。他是达拉特旗的老仕官，最初也反对辛亥革命。不料民国成立之后，王公制度仍然保留，北京城的皇帝是被推翻了，全国却出现了许多“土皇帝”。逊博尔巴图不按从前老一套的规矩办事，也朝这个方向发展。当时的“宗社党”已在蒙旗秘密活动，纠集党羽，图谋复辟。逊王是土默特旗副都统满人文哲琿的外甥女婿。袁世凯正准备篡登大位，而达拉特旗则处于北洋系綏远將軍張紹曾的直接統治下。达拉特旗究竟应该倾向何方和走向哪里？就成了逊王面临的亟待处理的课题。经过“白通达”麟庆和东协理道尔济色凌的策划，建議逊王与各方面都要討好；对“宗社党”虛与委蛇；派麟庆到归綏和张紹曾表示接近。不久，张紹曾就让这个新袭职的达拉特旗札薩克担任了伊克昭盟的副盟长。阿尧尔札那梅伦对于逊王的这些圆滑的外交活动并不反对，不过在內政上建議逊王不要随便开放土地，恐怕蒙古人以后失去放牧的草場。还苦諫逊王要在生活上节约，以減輕人民的負担。但逊王却是派人四处奔走联络，一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阿尧尔札那梅伦的忠告，当然听不进去。阿尧尔札那梅伦对逊王非常失望，心中虽然气愤，表面上仍很恭順，耐心等待逊王能改正錯誤。逊王对阿尧尔札那梅伦也以老前辈的人看待，装出很敬重的样子，双方还没有发展到翻脸的程度。

后来逊博尔巴图彻底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投向袁世凯，特于一九一四年亲自带着礼物，去北京覲見。这个民国大总

統，为了籠絡蒙古王公，給逊博尔巴图加贈了一个郡王銜。于是逊王就更加驕傲放肆，竟然从北京八大胡同娶了个姓蔡的妓女为妾。消息传到达拉特旗以后，阿尧尔札那梅伦首先表示了无比的憤慨，他用汉話发牢騷說：“达拉特旗的人又倒了霉啦，咱們今后要向一个婊子磕头，誰想磕就磕吧，反正我是一个有骨气的蒙古人，她給我磕头我也要用脚踢开。”不久逊王由北京回到包头，捎信要全体仕官摆着鼓乐仪仗到大树湾渡口迎候他，好在这个新娶的姨太太面前，显示王爷的威风排場。阿尧尔札那梅伦非只沒有前去迎接，并对前去迎接的仕官們說：“你們到了河畔，先請王爷上船，等王爷上船后，就把那个婊子給我扔进黄河里边喂王八，惹下乱子由我阿尧尔札那一人承担。”迎接逊王的人，誰也不敢这样去做，結果鳴鑼开道，前护后拥地把王爷和姨太太接回老爷庙王府。紧接着王府就宰猪杀羊举行盛大宴会。阿尧尔札那梅伦倒是应邀出席了，等到酒过三巡以后，他即把桌子踢翻，當場向逊王質問道：“王爷娶姨太太要得到五个仕官的同意，并且要娶有門第的正派女人，你从北京城带回一个婊子，还有什么脸面叫人向你庆賀。”当下把逊王問得閉口无言，众人都面面相覷，不知所措。这时“白通达”麟庆象狗一样地跳了出來，向阿尧尔札那梅伦罵道：“你不懂得人情世故，你簡直是个牲口。”阿尧尔札那梅伦昂然地拍了一拍胸脯，指着麟庆的眼睛說：“我是牲口！我是牲口！我要領上我那一大批牲口，踏碎你这个王八崽子。”阿尧尔札那梅伦說完，

就揮手退出大厅，吩咐手下人备馬回家。众旗官出去把他拦回，劝到客房中休息，以东梅伦发酒疯的托詞，掩盖了当場的僵局，宴会也就不欢而散。逊王自知理屈，不惟当时克制容忍，第二天清早，还瞞过別人，跑到阿尧尔札那梅伦跟前赔了不是。其他仕官也替王爷說了許多好話。阿尧尔札那梅伦出身于貴族階級，是恩圪背的大牧主，妥协性很大，碍于情面，並沒有和王爷完全决裂，憋着一肚子气，仍被挽留在老爷庙办公，這場风波遂暂时得到平息。

一九一四年阴历九月上旬，伊盟盟长、郡王旗札薩克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图，在苏伯罕庙召集各旗仕官开会。逊王派阿尧尔札那梅伦前去参加，会后經阿士全林召回恩圪背照料家，正逢着阴历九月二十那里的庙会。逊王的手枪队长明盖，在会上放賭，弄得好多蒙汉人民都跟着傾家蕩产。阿尧尔札那梅伦行使他的梅伦职权，派人拆了賭棚，驅散了賭徒，給了明盖很大的难堪。明盖回到老爷庙王府，在逊王跟前加盐添醋地說了阿尧尔札那梅伦一个厉害。逊王便以阿尧尔札那梅伦开完会后不立即回王府汇报，反而先回恩圪背照料家为借口，于阴历十月初一的“楚格拉”（旗务會議）会上，当着众仕官大发雷霆，扔下火签，叫明盖責打阿尧尔札那梅伦，打了二十竹板，众仕官跪地替他求情，他偏偏不起來求饒，結果又挨了二十板子。他起來后把头上的頂帽脫下，扔給逊王，当夜写了一个辞呈，說是“因为得了不能撒尿的病症，无法再來伺候王爷”。翌日天还未亮，即备馬离开老爷

庙王府。到这时他才認識到逊王已不可救药，和他結下不解怨恨。为了自己今后的安全和达拉特旗牧民的利益，非用“独貴龙”运动的方式起来革命不可。

阿尧尔札那梅伦于阴历十月初三回到家里，路过柴登的时候，住了一夜，和受到东边人排挤、很早就退了职的管旗章京胡日嘎商議了反抗逊王的战略和策略。他們旧法統观念很深，除了草拟一份告民众书，还草拟了一份向盟长請愿书，里边列举了逊王十三条罪状，要求把逊博尔巴图废除，另拥图蒙巴彥尔的第二个儿子，即逊王的弟弟林格拉巴图为达拉特旗的札薩克。烏增德同志听他父亲吉格济札布談过阿尧尔札那梅伦告民众书和請愿书的内容，現在能記起的有这样几条：（1）逊王卖掉大面积土地，让汉人移入，蒙古人已經寻不到扎房子（暖幕）和絆馬子的地方。（2）王府每年收入地价和岁租很多，但是奴才仍然背米前去应差。（3）逊王娶妓女为姨太太，所欠“万亿号”^②的款項叫百姓給摊还。（4）侮辱成吉思汗嫡系子孙的門庭，将来妓女生下儿子能否成为“台吉”？

（5）原先达拉特旗人民只有九項差事（徭役），逊王袭位后增加成十九項。（6）“民国”已經成立了三年，还向人民征收清朝时的“杀虎关費”。（7）信任林德山、明耀亭等《十大天》里的“七大天”，对外出卖达拉特旗，对内进行压榨勒索。（8）老爷庙成立洋学堂，企图把“台吉”子弟完全同化成汉人。

請愿书遞給盟长（当时的盟长为郡王旗王爷特古斯阿勒

坦呼雅克图），告民众书在罕太川以西各参领区贴出之后，对逊王积怨已久的苦难牧民，看见阿尧尔札那梅伦领导他们起来革命，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纷纷响应表示拥护，愿供调遣和作后盾。阿尧尔札那梅伦和胡日嘎加克尔齐，又联络了宿亥图的满奈章京、哈日根特的阿德雅参领和烏德尔庙的赛音巴雅尔台吉，一共组织起五处“独贵龙”。后来投日反共的森盖林沁^⑬也是当时“独贵龙”里边的积极分子。众人推选阿尧尔札那梅伦为总首领，刻了印信，制了令箭，由胡日嘎负责政治，满奈负责军事，先在恩圪背成立起大营盘，把恩圪背、柴登、宿亥图、紅海补拉和什拉召滩都划成参领区。从此达拉特旗前山的牧民，完全脱离了逊博尔巴图的统治。一九一五年阴历正月二十日，老爷庙王府举行“楚格拉”会议时，这五处的官员都未出席，只派了两个牧民把请愿书和告民众书送给逊王，同时给逊王下了一道战书，叫他趁早退位，把札薩克让给林格拉巴图，以免兴师动兵。逊王派出的仕官，一过了罕太川以西，便被牧民群起而攻之。这样达拉特旗以罕太川为界，截然分成农业和牧业两个社会，东边调兵遣将，西边剑拔弩张，各自戒备，互不来往。

（三）阿尧尔札那梅伦被杀后，风暴益形扩大

阿尧尔札那梅伦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当他发出推翻逊王的号召以后，五处牧区人民不用说青壮男女，连六十多岁